

## 八 信仰，法则

还有几句话。

我们谴责充满阴谋的教会，蔑视政权的教权，但是我们处处尊崇那种思考问题的人。

我们向跪着的人致敬。

信仰，为人所必须。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。

人并不因为潜心静思而成为无所事事的人。有有形的劳动和无形的劳动。

静观，这是劳动，思想，这是行动。交叉着的胳膊能工作，合拢了的手掌能有所作为。

注视苍穹也是一种业绩。

泰勒斯<sup>①</sup>静坐四年，他奠定了哲学。

<sup>①</sup>泰勒斯（Thalès），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古希腊哲学的代表，自发唯物主义米和都学派的奠基者，生于公元前六世纪。

在我们看来，静修者不是游手好闲的人，违世遁俗的人也不是懒汉。

神游窈冥昏默之乡是一件严肃的事。

如果不故意歪曲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，我们认为对坟墓念念不忘，这对世人是适当的。在这一点上，神甫和哲学家的见解是一致的。“人都有一死。”特拉帕苦修会<sup>①</sup>的修院院长和贺拉斯<sup>②</sup>所见略同。

生不忘死，那是先哲的法则，也是苦修僧的法则。在这方面，修士和哲人的见解一致。

物质的繁荣，我们需要，意识的崇高，我们坚持。

心浮气躁的人说：

“那些一动不动待在死亡边缘上的偶像要他们干什么？他们有什么用？他们干些什么？”

唉！围绕我们和等待我们的是一团黑暗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无边的散射将怎样对待我们，因此我们回答：“也许那些人的建树是无比卓绝的。”而且我们还得补充一句：“也许没有更为有效的工作了。”

总得有这么一些人来为不肯祈祷的人不停地祈祷。

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蕴藏在祈祷中的思想的多少。

祈祷中的莱布尼茨<sup>③</sup>是伟大的，崇拜中的伏尔泰是壮美的。“伏尔泰仰望上帝。”

<sup>①</sup>特拉帕苦修会（la Trappe），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，一六六四年建立。

<sup>②</sup>贺拉斯（Horace），纪元前一世纪罗马著名诗人。

<sup>③</sup>莱布尼茨（Leibnitz, 1646—1716），伟大的德国数学家、唯心主义哲学家。

我们为保护宗教而反对各种宗教。

我们相信经文的空洞和祈祷的卓越。

此外，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会儿——这一幸而没留下该会规章十分严格，主张终身素食，永久缄口，只以手势示意，足不出院，故有“哑巴会”和“苦修会”之称。

十九世纪痕迹的一会儿，这多少人低着头鼓不起劲的一会儿，在这充满以享乐为荣、以追求短促无聊的物质享受为急务的行尸走肉的环境中，凡是离群遁世的人总是可敬的。修院是退让的地方，意义不明的自我牺牲总还是牺牲。把一种严重的错误当作天职来奉行，这自有它的伟大之处。

如果我们把修院，尤其是女修院——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妇女受苦最深，并且在那种与世隔绝的修院生活里，也有隆重的诺言——置于真理的光中，用理想的尺度，就其本质，从各个角度加以公正和彻底的分析，我们便会感到妇女的修院，无可否认，确有其庄严的地方。

我们指出了一鳞半爪的那种极其严峻惨淡的修院生涯，那不是人生，因为没有自由，也不是坟墓，因为还不圆满，那是一种奇特的场所，在那里人们有如置身高山之巅，朝这一面

可以望见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，朝另一面又可以望见我们即将前往的世界，那是两个世界接壤的狭窄地带，那里雾霭茫茫，依稀隐现在两个世界之中，生命的残晖和死亡的冥色交相辉映，这是墓中半明半暗的光。

至于我们，虽不相信这些妇女所信之事物，却也和她们一样是生活在信仰中的，当我们想到这些心惊胆战而又充满信心和诚意的女性，这些谦卑严肃的心灵，她们敢于生活在神秘世界的边缘，守在已经谢绝的人世和尚未开放的天国之间，朝着那看不见的光辉，仅凭心中一点所谓自知之明而引为无上幸福，一心向往着万仞深渊和未知世界，两眼注视着毫无动静的黑暗，双膝下跪，胸中激动，惊愕，战栗，有时一阵来自太空的长风把她们吹得飘飘欲起，当我们想到那些情形时，总不免愀然动容，又惊又敬，如见神明，悲悯和钦羡之情油然而起。

-----  
youth整理校对



[返回上页](#)